



(48cm x 63cm 布 油彩 巴黎 马蒙达博物馆藏)

精品画廊

日出·印象

●克劳德·莫奈(法国)

艺术简介:这幅油画描绘的是透过薄雾观望阿佛尔港口日出的景象。画家用淋漓的笔触描绘出晨雾中模糊的背景,多种色彩赋予了水面无

限的光辉,朦胧中,小船依稀可见。画家真实地描绘了法国海港城市日出时的光与色给予他的视觉印象,由于它突破了传统画法的束缚,有位批

评家就借用此画的标题,嘲讽以莫奈为代表的一批要求革新创造的青年画家为“印象主义”,这一画派由此得名。

(据人民网)

大家散文

老年

●梁实秋

时间走得很停匀,说快不快,说慢不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上下台阶的时候常有人在你肘腋处狠狠的搀扶一把,这是提醒你,你已到达了杖乡杖国的高龄,怕你一跤跌下去,摔成好几截。黄口小儿一晃的功夫就窜高好多,在你眼前跑来跑去,喊着阿公阿婆,这显然是在催你老。

其实人之老也,不需人家提示。自己照照镜子,也就应该心里有数。光溜溜的头发哪里去了?由黑而黄,而灰,而斑,而毫,而稀,而落。稀疏落落的牙齿哪里去了?不是熏得焦黄,就是裂着罅隙,再不就是露出七零八落的豁口。脸上的肉七棱八瓣,而且还平添无数雀斑。总之,老与丑是不可分的。尔雅:“黄发、齿、鲐背、老、寿也。”寿自管寿,丑还是丑。

老的象征还多的是。还没有喝忘川水,就先善忘。文字过目不旋踵就飞到九霄云外,再翻寻有如海底捞针。老友几年不见,见面说不出他的姓名,只觉得他好生面善。要办事超过三件以上,需要结绳,又怕忘了哪一个结代表哪一桩事,如果笔之于书,又可能忘记备忘录放在何处。大概是脑髓用得太多,难免漫漶,印象当然模糊。目视茫茫,眼镜整天价戴上又摘下,摘下又戴上。两耳聋聩,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倒也罢了,最难堪是人家说东你说西,齿牙动摇,咀嚼的时候像反刍,而且有时候还需要戴围嘴。至于登高腿软,久坐腰酸,睡一夜浑身关节滞涩,而且睁着大眼睛等天亮,种种现象不一而足。

老不必叹,更不必讳。花有开有谢,树有荣有枯。桓温看到他“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公是一个豪迈的人,似乎不该如此。人吃到老,活到老,经过多少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还能双肩承一喙,俯仰天地间,应该算是幸事。荣启期说,“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所以他行年九十,认为是人生一乐。叹也无用,乐也无妨,生、老、病、死,原是一回事。有人讳言老,算起岁数来斤斤计较,好像从中可以讨到一年便宜。更有人老不歇心,怕以皤皤华首见人,偏要染成黑头。

老年人该做老年事,冬行春令实是不祥。西塞罗说,“人无论怎样老,总是以为自己还可以再活一年。”是的,这愿望不算太奢。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各有各的算盘,大主意自己拿。最低限度,别自寻烦恼,别碍人事,别讨人嫌。老年人不一定要过得如槁木死灰一般的枯寂。

人生如游山,年轻的男男女女携着手儿陟彼高冈,沿途有无限的赏心乐事,兴会淋漓,也可能遇到一些挫折、歧路、彷徨,不过等到日云暮矣,互相扶持着走下山冈,却正别有一番情趣。白居易睡觉诗:“老眼早觉常残夜,病力先衰不待年,五欲已销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话是很洒脱,未免凄凉一些。五欲全销,并非易事,人生总还有可留恋的事。江州司马泪湿青衫之后,不是也还未能忘情于诗酒么?

(选自《梁实秋散文》)

诗路花雨

月夜

●沈尹默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鸽子

●胡适

云淡天高
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只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十分如意——
忽地里 翻身映日
白羽衬青天 十分鲜丽

我们

●宗白华

我们并立在天河下。
人间已落沉睡里。
天上的双星
映在我们的两心里。
我们握着手,看着天,不语。
一个神秘的微颤,
经过我们的两心深处。

绿衣人

●冯至

一个绿衣的邮夫,
低着头儿走路;
——也有时看看路旁。
他的面貌很平常,
大半安于他的生活,
不带着一点悲伤。
谁来注意他
日日的来来往往!
但他小小的手中,
拿了些梦中人的命运。
当他正在敲这个人的门,
谁又留神或想——
“这个人可怕的时候到了!”
(选自《精短诗歌集》)

今日美文

松,老松

●雪小禅

我是中年之后才喜欢松树的,因为我发现我越活越像一棵松树。这个发现让我又惊喜又荒凉。惊喜的是终于像一棵树了,荒凉的是居然像一棵松树,且是老松,是老人的心境了。不知道是什么磨损了我的精神内存,一下子就变得老练、从容、淡定、不惊了。且抗风霜,且囚禁了所有莫名的欲望。

李白说:“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这个孤直是孤独的。我见到的松多数在悬崖或寺庙里,孤零零,又倔强又禅意又孤冷——我怎会在少年时忽略了它的峻美呢?只顾喜欢那轻盈、怒放、空灵的花花朵朵。玉兰、樱花、茱萸、桃花……我不惜笔墨歌颂过它们。

直到今天我才想到松,那潜伏在我灵魂中的松。那么像我的松,我有些羞愧。这种羞愧让我觉得应该和松有一场隆重的灵魂相认。

于是我去了山西。山西有中国75%的古代建筑物,这些古代建筑物,古寺又占了绝大部分。而这些古寺中共有的东西是:老松。也不多,就那么一棵两棵,多数时候就是一棵,站在千年古寺前,忠贞、孤独、空灵、冷艳、苍老,像颜真卿的字,像北魏时期的魏碑《张黑女》,像一款百年的普洱茶。我凝视着它们,几近落泪——这是我的老松,这是我。在此站了千年,终于彼此相认。

松真孤独啊,又老又孤独。一个知己也没有,大概也不需要。更不需要倾诉,更不需要大众。它自己在光阴中,独享天地、日月、江河、星光。天地是它的同谋,星光是它的伴侣,日月是它的情人。它雌雄同体,亦男

亦女,亦慈亦让。

冷峻的老松是最好的微笑,静看世界光阴如何斗转星移,它兀自倔强老去,并以最孤直的姿态,那种冷寂苍劲,是一种人间最诗意的美学,以光洁、干净、峻朗的姿态让世人臣服。

松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中年隐士,又仿佛古画中那个在大雪中吹箫饮茶之人,所有的孤独成为独特的味道和美感——我不与花花草草为伍,我一个人活成千年万年的绝代芳华。

在山西的古寺里,我与老松不是一见如故,是久别重逢。隐藏在心里的最里面的密码被开启。

从山西回来后,我一直记得那些老松。在老松树下喝茶、听风,正午的阳光吹得人要流泪,松针发出动人的交谈,在风里簌簌作响。我摘了松果摆在茶席上,饮了老茶。

松成为我的同谋,知道我的枯萎、盛开、孤独,瞬间苍老如松,甚至看起来的珠圆玉润都有了松的清冷之味。中年后才遇到松,这么晚才了解光阴和生活的秘密——纵使秋风无奈何。

山中老松也多,几个朋友做了隐士,与山泉、明月、老松、鸟鸣为伴。我去山中住,往往坐于老松下听泉声——我早已不穿花红柳绿的衣服。那天翻出十年前大学讲座的照片,宝蓝配明黄,像斩钉截铁告诉世人我的不羁和怒放。那时我大概是莲花、芍药或牡丹,都是这种壮丽硕大的花朵,唯恐别人不知的壮丽。

时至今日,只想做一棵老松。长在古寺或深山中,无人知,独守着天地光阴——我连爱情都忘记了,爱情到底是小的深情和恩情,那天地苍穹才

是更为广阔持久的深情。在深山古寺中,布衣素袍,素茶素食素人,与一切热烈绝交,与一切复杂绝缘。

“已经没有时间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感兴趣。”不再作无谓的消耗,保持住最好的孤独和内心的清宁苍劲,删繁,再删,就简,再简。不磨损精神内核的热情和对艺术的狂热。松是沉默如钟,也是坚贞不渝。

去过很多次的地方,去得最多的也是有松的寺庙。雨天、雪天。枫树红了时,都愿意在松下发呆。所有的人和事,都是刹那,都是一期一会,松看见了这一切,无言的秘密,生出无限哀寂。松是高士,隐藏在春风江河里,隐藏在无限江山中。

松的孤寂与洁净冷淡极了。一生只爱过一次,或根本没有爱过。孑然地保持了终身的孤寂和清冷,绝不热闹,绝不大众。以肃穆冷凝的姿态高贵了一生。

看到晚年的胡茵梦,短发,平静的眼神,素袍。曾经绝世的容颜蜕变成静水流深的高洁干净饱满。她的人生大概就是她的修行,从一朵花到一棵松。

北京人潮汹涌的大街上,忽然看到一棵松,仿佛“银鞍照白马”,又仿佛“事了拂衣去”“万人如海一身藏”。

所有的盛大、悲哀、卿卿我我,所有的不堪、荣辱,在松间沉默。

在终南山的松林间,我赤了脚走在月光下,听着松间的风声,感觉有清泪落下,走着走着走成一棵松了,活着活着活成一棵老松了。

万事皆可忘,事了拂衣去,且听松涛声。

(选自《繁花不惊,银碗盛雪》)